

朱苏进 胡建新 著

康熙帝国

上卷



朱苏进 胡建新 / 著



90254966



上 卷

作家出版社

第一章

黎明前的皇宫，一片昏暗，令人恐惧的寂静。

宫角飞檐上风铃轻响，深幽的宫道中夜巡人敲击着更板。不见人影，只传出沙哑的吆喝声：月明星稀，风高物燥，各尽职守，烛火当心……

暗红色高墙巷道中，忽然出现一架皇家肩舆，急匆匆朝前奔跑。

肩舆由两个太监抬着，前头有个太监头儿提灯引路。小魏东亭气喘吁吁地跟着肩舆跑着，胳膊上紧夹着一只明黄包袱。肩舆上，小玄烨仍在困倦地打着瞌睡。

小魏东亭一边跑一边用手推那只肩舆，焦急地催促：三阿哥，晨课时辰到了，咱们快点吧。晚了，我爹又得罚我！

小玄烨两眼半睁半闭，忽然打个喷嚏，似乎要感冒：唉，我要是生场大病就好了，那时候，魏师傅才会让我饱饱地睡上一觉。

听到这话，掌灯太监赶紧朝自己颊上一击道：掌嘴！三阿哥生龙活虎，洪福齐天。

玄烨扭头道：我饿。

掌灯太监小心地劝道：阿哥，咱们得先读书后进膳，这才能把学问消化了。阿哥是皇子，不是百姓孩子。那百姓孩子才惦着吃。皇子要惦着读书。

玄烨烦躁地打断他的话：百姓孩子能睡懒觉，我不能。

掌灯太监边走边道：百姓孩子要种地，也睡不成。

玄烨问：种地苦还是读书苦？

掌灯太监道：种地人说种地苦，读书人说读书苦。

玄烨生气道：哼！我要当了皇上，就让他们换一换，叫种地的统统给我读书去，叫读书的统统给我种地去，看他们谁还叫苦。

掌灯太监惊得瞪圆了眼睛道：那就天下大乱了！

说话时，肩舆的速度慢了下来，一直在焦急的魏东亭再也忍不住，又一次求道：三阿哥，咱们快点吧。阿哥您误了晨课，我爹会罚我的！……

玄烨不满地盯着魏东亭，突然叫道：停。我还没尿尿！

掌灯太监再朝自个脸上轻击一掌：奴才该死……忙示意肩舆停止，从肩舆下面抽出一只银盂高举至顶。抬轿太监上前为玄烨拉开裤裆，顿时一阵急骤的水流声响……

掌灯太监开心地夸赞：听听，听听！……三阿哥生龙活虎，大江东流哇。

小魏东亭瞪着两眼气得无可奈何，但又不敢发火。

书院。一缕晨辉映在天边，院内，玄烨的师傅魏承谟傲然站立，目视肩舆抵近院门。

一行人停下，玄烨迈下肩舆，与魏东亭向院内走来。

二人来到魏承谟跟前，玄烨停住没动，魏东亭忙朝魏承谟跪下：三阿哥给师傅请安。

魏承谟哼了一声，算是应答。

魏东亭起身，复又跪倒道：孩儿给父亲大人请安。

魏承谟威严地：入座。

玄烨过去，坐于书房正当中的上席。魏东亭跟过去，将明黄包袱放到玄烨书桌上，打开，将文具一样样摆放好……

这时，魏承谟冷冷地开口了：玄烨，今儿晨课，你等足足误了半刻钟……跪下！

魏东亭浑身一抖，怨恨地看了玄烨一眼。玄烨仍然端坐不动。魏东亭只得走过去，跪到魏承谟脚前。

魏承谟面无表情：领罚！

魏东亭右手托左掌，置于头顶，魏承谟刷地从身后抽出一条竹

板，扬手朝魏东亭的掌心重重打去。魏承谟罚儿子时毫不怜惜，每击一下便教训一句。实际上，魏承谟每一板打的都是玄烨，每一句都在警醒玄烨。

魏承谟啪的一板子，口喝：业精于勤——

魏东亭痛得一抖，应道：荒于嬉。

魏承谟啪啪两板，又喝：行成于思——

魏东亭痛得直咬牙，应道：毁于随。

魏承谟的板子啪啪连下，喝道：书山有路——

魏东亭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应道：勤为径。

魏承谟的板子又是重重几下，口喝：学海无涯——

魏东亭痛得几乎支撑不住了：苦、苦、苦作舟！

坐于书案旁的玄烨再也忍不住了，高叫：魏师傅，别打了！

魏承谟道：师傅从来不打，只是罚！

玄烨道：师傅太狠心了，东亭是你儿子呀！

魏承谟冷冷地：人在庙堂，只有师生，没有父子！

书院外，太监吴良辅快步走来，一路高喊道：皇上口谕。诏三阿哥玄烨、太子少保魏承谟接旨。

玄烨与魏承谟连忙起身快步奔出院门，跪于地上。

吴良辅道：今辰时三刻，皇上在文华殿亲试众阿哥学业。诏各位阿哥的师傅同往，不得迟误……

魏承谟与玄烨紧张地对看了一眼。

吴良辅接道：皇上还说，哪位阿哥学问好，文章好，有重赏。哪位阿哥荒疏学业了，着师傅与阿哥共同领罚，绝不宽恕！

承乾宫玉阶前，晨光明亮，刚刚下朝的顺治匆匆步上承乾宫玉阶，向宫门迎驾的宫女问道：鄂贵妃好些了吗？

宫女含着泪颤声道：娘娘高烧不退，又是一宿未眠……

顺治摇头叹息着，进入承乾宫。

内室，鄂妃卧于病榻上，已气力不支，但两眼仍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顺治皇帝。

顺治快步上前，佯做欢颜道：朕刚刚下朝，就看你来啦。朕瞧你气色比昨日好多了。

鄂妃喃喃地：皇上头发乱了……臣妾想替皇上梳梳头发。

顺治顺从地坐到榻上。鄂妃勉强坐起，像大姐那样为顺治梳起头来，继续道：皇上啊……臣妾下辈子还想为皇上梳头。

顺治悲伤地：爱妃啊，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的。

鄂妃也悲切地：臣妾知道自己不可治了……臣妾真想做皇上一根头发丝儿，永远挨着皇上。可如今，只怕是挨也挨不上了，臣妾有个想头……

顺治忍着悲痛：爱妃，朕整个人都是你的。你想要什么，只管说。

鄂妃：臣妾想要个孩子。

顺治一怔，半晌无语。

鄂妃道：臣妾最大的恨事，就是没给皇上生个皇子。因而，臣妾虽然被皇上垂爱，仍觉得这每日每夜，每时每刻，都像是偷来的，一不当心，就会灰飞烟灭。

顺治安慰她道：爱妃病好后，朕夜夜与你同宿，定让你身怀龙种。

鄂妃幽怨地：臣妾现在就想要！……皇上，臣妾夜里得梦，说臣妾如有个皇子为继，这病啊，就会不药而愈。

顺治沉思道：唔，认子冲邪？……朕体谅爱妃。这么着吧，佟贵妃有两个皇子，二阿哥和三阿哥。今儿文华殿廷试之后，朕就令三阿哥玄烨入继承乾宫！

鄂妃大喜：谢皇上！……

文华殿上，玄烨等六位阿哥服饰鲜艳，神色紧张，依次入殿。

最小的阿哥迈不过那高高的门槛，太监忙将他抱了过去。

后面，跟着六位阿哥的师傅，魏承谟排在第三位。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学生之后陆续进了大殿。

殿外，仙风道骨的行森和尚站在玉阶下。

顺治从肩舆中出来，朝大殿走来。

行森待顺治走到跟前，恭敬地合十行礼道：阿弥陀佛。皇上气色灿烂，隐然佛光飘逸。

顺治笑道：行森大师，朕今日为阿哥们廷试。朕请你来，是要你同场观试，暗中参读各位皇子的骨格气象，看看谁最具有聪慧福寿。

行森感到意外：皇上的用意是……

顺治沉吟着：这些年来，朕对世外空门心驰神往，而对于每日千丝万缕的朝政俗务却感到筋疲力尽。朕想预先遴选一位储君，以备有朝一日，国脉不致中断。

行森一阵惊喜，立刻又敛容慎言道：贫僧佛学浅陋，肉眼凡胎。阿哥们都是天之神器，贫僧只怕眼力不及。何况，储君乃国之大事，僧人更是不敢唐突。

顺治道：大师不必谦虚。说穿了，朕只是要你看一看他们，谁的命脉最硬，谁的佛缘最厚。别的你不用管。

行森低头道：贫僧接旨。说罢，随顺治进入文华殿。

顺治阔步走进殿中，坐入正当中那只九龙榻上。行森在后侧站定，双目炯炯审视着众阿哥。

众阿哥早已站好，列班跪倒同声高呼：请皇阿玛安！

顺治亲切笑道：阿哥们，朕好生羡慕你们，朕像你们这么大时，就不得不登上皇位。从此后啊，表面上是管治天下，实际上是被天下管治。而你们却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今儿，朕想瞧瞧你们的课业，听听你们的学问。都入席吧。

众阿哥道：谢皇阿玛。

众阿哥纷纷入案。魏承谟等师傅屏息立于殿角。

书房中，魏东亭寒冷而孤独，他独自坐在书房内，轻轻翻开一卷书。此刻，他仿佛是一件被人遗忘的弃物。

魏东亭翻过一页，便见书页上留下一个血手印。他抬起红肿带血的手掌看看，终于哇地痛哭起来……

文华殿中，顺治起身走到阿哥们的书案当中，看见众师傅还在殿

角站着，便很随意地摆了摆手：你们也坐吧。

众师傅就座，个个稳重地纹丝不动。

阿哥们各据一张书桌，端坐如塑，目不斜视。他们的师傅依次坐在殿角锦椅上，也紧张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。此刻，考场如战场，笔墨如刀剑，阿哥们要在父皇面前争强斗勇，博取宠爱与恩赏。

顺治缓缓走到每位阿哥跟前都停下，叮嘱道：阿哥是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龙脉。寻常百姓读不好书，只坏他一个。阿哥读不好书，就坏了一方天下。是不是啊？……

众阿哥以粗细不匀的嗓子齐声应道：是！……

顺治边走边说：大清几代先王奋斗不息，才有今天海内一统。而今，咱满人入关也十几年了，但前明余孽仍在，百姓人心不稳。阿哥们要记住，取天下靠的是弓马骑射，但治天下却要靠文教科举。咱满人的金戈铁马，虽然能灭掉前明的水陆三军，但是，灭不掉汉人的千年文字，灭不掉诗词曲赋，灭不掉圣人之言、士子之心！……

顺治在玄烨案前站住，盯着他道：怎么办呢？学！咱满人要向汉人们学！朕希望你们，不光弓马骑射要比汉人强，而且在读书写字、诗词曲赋上，也要比汉人强。……

玄烨凝神倾听着。

顺治突然回首问殿上的众师傅们：你们都是汉人，朕说得对不对？

众师傅忙起身，唯唯应道：皇上圣明。

惟独魏承漠沉默不言。

顺治尖锐地瞅了魏承漠一眼，又回头对众阿哥道：所以，朕为你们聘的师傅全是汉人，也全是当今饱学名士。今日谁考得好，师徒共赏。谁学业不精……顺治突然严肃地：师生共同领罪！

玄烨欲语。顺治注意到了：玄烨，你有什么话说？

玄烨犹豫地：儿臣……

顺治一笑：眼下你只是儿，还不是臣。

玄烨：皇儿、皇儿对皇阿玛方才的话……有点儿不解。

顺治道：朕早瞧出来了。你放胆说吧。

玄烨：依皇阿玛的意思，咱们满人，是因为灭不掉汉人的诗词曲赋、圣人之言，才向他们学习。皇儿不解的是，如是能够灭掉，那还要不要向汉人学呢？

众皇子闻言大惊，殿角的魏承谟更是不安。

立于九龙榻后的行森目光一亮，双眼紧紧盯着玄烨。

顺治大感意外，反问道：你说呢？

玄烨道：皇儿认为，咱们学习诗词曲赋、圣人之言，不是因为灭不掉它才学，而是因为它也是天道。

顺治突然变了脸色，怒道：谁教你的？

魏承谟忙起身道：微臣所教。

顺治怒对玄烨道：撤去锦凳，罚你跪着应试。

一太监上前，撤去玄烨的锦凳。

顺治又对魏承谟一指：罚魏承谟半年俸禄！

魏承谟躬身：微臣领罚。但微臣不知何罪，望皇上明示。

顺治一时语塞，半晌道：你师生俩可真是硬朗！朕罚你们，还问个为什么。好，待廷试完毕，朕即告诉你们为什么。玄烨若是学无所长，朕必治你误导之罪。

顺治一挥手，太监上前开始发放考卷。

众阿哥面对考卷凝神挥毫。最小的阿哥，只得到一张九宫格临摹纸，让他在纸上描字儿。玄烨则跪在案前含泪答题。现在，他只能凭自己的廷试成绩，来洗刷自己与师傅的冤屈。

御花园暖阁中，一朵牡丹在枝头盛开……

一柄锋利的剪刀伸过来，咔嚓一声，那朵牡丹落到地上。接着，又一朵更大的牡丹掉落在地……

鬓角斑白的孝庄皇太后，腰间系着围裙，正在拾掇她心爱的花木。当那些盛开的牡丹纷纷落地时，跪在孝庄脚边的太监吴良辅不禁发出惊骇之声。

孝庄听见了，淡淡地一语双关地问：怎么，这剪子挺快吧？

吴良辅连连叩头，恐惧道：快，快……

孝庄微笑着：这几朵牡丹啊，已是盛极而衰。我不剪掉，它自己

也要凋谢，一天比一天更难看，我不喜欢！我喜欢含苞欲放的花。今日好看，明日比今日更好看。

枝头上只剩下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了，孝庄打量着：瞧，这些才会一日比一日好看哪。

吴良辅赞道：老祖宗见识不凡，奴才佩服死了……

孝庄打断道：继续说吧，皇上今日还做什么了？

吴良辅道：早朝时，皇上驳了直隶总督的折子，赏了内大臣索尼三眼花翎……

孝庄再次打断：驳的什么折子？为何要赏索尼？给我说清楚！

吴良辅道：驳了直隶总督参鳌拜圈地的折子。赏索尼，是因为索尼六十大寿快到了。

孝庄继续拾掇着花木，示意吴良辅接着说。

吴良辅道：下朝后，皇上进了一碗稻米粥，几个枣糕儿……

孝庄再一次打断：到底几个？

吴良辅惊吓地：两个……哦不，只进了一个。

孝庄：为何进这么少？

吴良辅道：皇上赶着去承乾宫瞧鄂娘娘。奴才觉得……娘娘怕是……

孝庄淡淡地：怕是活不久了，是不？接着说吧。

吴良辅道：奴才听说，娘娘想认子冲邪。皇上恩准了，让三阿哥过继给承乾宫……

孝庄一惊，不慎将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剪落。她厉声道：我知道了。这事，你不准跟任何人说起！

吴良辅叩首：喳！

孝庄换了口气：去吧。

吴良辅躬腰后退，倒着退出花房。

孝庄若有所思地凝视远方。

文华殿内，考试正在紧张进行。

顺治坐于九龙榻上，悄悄地对身后的行森说：大师，请为阿哥们参读骨相。

行森凝神运气，细细观看众阿哥。

顺治关切地注视行森，少顷，问：如何？

行森低语：以贫僧看来，阿哥们个个都贵不可言。尤其三阿哥玄烨……

顺治急问：怎样？

行森：如月驻西天，鹤立鸡群。圣上请看，他虽然跪着应试，却气定神闲，朴素无华，心似古井，身如磐石。

顺治对玄烨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走到他身边，抓起他笔下的卷纸，一下下撕碎。碎片落到玄烨身上。玄烨惊惧，魏承谟见状也很惊恐，只有行森微笑不语。

顺治道：玄烨，把试卷上文章背出来，一个字都不许错！

玄烨一怔，接着朗声诵读：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，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，孰能无惑？……

顺治打断：好。朕问你，试卷写完了么？

玄烨：没完，皇儿还有一半儿没写呢。

顺治：再念出来，也不准错一字！

玄烨：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是故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顺治赞道：好好！下笔之前，已有成竹在胸。顺治停顿了一下：阿哥们都记着，好文章不在笔墨上，而在心坎里。心上有，笔下才能有，得人心便能垂千古。玄烨，起身。

玄烨站了起来。

顺治道：朕点你为廷试头名。你要何赏赐？

玄烨惊喜道：我要饱饱地睡一觉，随便我睡多久，都别喊我。

顺治见玄烨额角上的汗水，十分心疼地替他拭去，说道：你累了，就在朕的龙椅上歇着吧。

玄烨朝龙榻走去。众阿哥惊羡不已。

顺治道：传旨，魏承谟晋户部侍郎，赏银二百两！

魏承谟深深一揖道。众师傅也惊羡不已。

御花园暖阁。佟妃急匆匆奔了进去，向仍在拾掇花木的孝庄太后

施礼道：臣妾给老祖宗请安。

孝庄：哦，佟妃呀，什么事？

佟妃忽然跪下，悲愤地：求老祖宗做主，让三阿哥玄烨回到臣妾宫里抚养吧。

孝庄太后一惊，紧接着笑了：玄烨身边有奶娘、有太监、有师傅魏承谟，不挺好么！

佟妃道：玄烨生下才三日，就叫太监、奶娘抱走了。一堵高墙，如隔关山，臣妾一年半载也见不着儿子的面。如今，怕是连儿子都不是臣妾的了……

孝庄微笑道：佟妃，你知道的，阿哥们由专人教养，是祖上定下来的规矩。国法大于亲情。你生玄烨时，还在怀里抱过三日。我生皇上才三个时辰，就叫奶娘抱走了。皇上没吃过我一口奶，没在我怀里睡过一个囫囵觉。从六岁登基直至十四岁亲政，整整八年里，我娘俩也没见着几次面。为盼一个节庆，盼得我心慌意乱的，你说我苦不苦？皇上苦不苦？世人只知道为娘的养儿子千辛万苦，何曾知道，最苦的是有了儿子却不准亲娘去养他！

佟妃突然哭道：老祖宗啊，皇上要将玄烨过继给鄂姐姐了！

孝庄又一惊，却安慰道：没听说呀！玄烨是你生养的，谁也夺不去。

佟妃悲道：老祖宗，自从皇后被废，皇上对鄂姐姐可是从头发丝儿宠到脚后跟儿，隔三差五的晋位封赏，夜夜必宿承乾宫。这我不嫉妒，我气的是，鄂姐姐凭什么夺我的儿子！

孝庄安慰道：不会。玄烨是你生养的，谁也夺不去。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

佟妃连连叩首：太后啊，鄂贵妃恃病撒娇，惑乱宫闱，夺人骨肉。照这样下去，鄂贵妃不但会使皇上荒废了朝政，而且会让皇上疏远了太后。臣妾冒死问一声，那鄂贵妃究竟是皇上的妃子，还是皇上的亲娘……

孝庄怒道：闭嘴！

佟妃垂首呜咽，孝庄不禁悲伤地叹息了一声。终于，她扯掉围

裙，对佟妃道：跟我走吧。

两人步出花房。

文华殿上，玄烨在龙榻上坐了片刻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随即躺倒，竟然在龙榻上睡着了。

正在巡视阿哥们考试的顺治，看见玄烨睡了，朝太监一挥手，立刻有人取来锦被。顺治接过，走到九龙榻前，轻轻替玄烨盖上。

考试终于完毕，众阿哥纷纷上前交卷。

玄烨仍在龙椅上熟睡。魏承谟越发不安，悄悄上前想唤醒玄烨。

顺治发现了，急道：不要惊动他。来人哪！

众太监低声道：奴才在。

顺治命道：将龙椅抬往承乾宫去。

魏承谟大惊：皇上，承乾宫是鄂娘娘的寝宫啊……

顺治微微一笑：朕知道。朕把那龙椅赏玄烨了，就让他承乾宫好生将息吧。

魏承谟与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太监们将龙椅和玄烨抬走了。

宫内旷场上，一群人宫的秀女跪在地上，排列成行。最后边跪着一个战战兢兢的乡村女孩。几个老太监如选牲口那样，挑选着秀女们的品貌与体格。

老太监道：抬头……

秀女抬头，太监用枯黄的手指捧着她的脸儿细细审视。

老太监道：张嘴……

秀女张嘴，太监审视着牙齿，上下看完，竟又伸进一根手指在秀女口腔中探摸。

老太监缩回手指，又道：抿起头发……

秀女抿起头发，太监查看着有无跳蚤和虱子。

老太监道：慢行几步……

秀女们一步步行走，太监前后左右审视她们的步态。

在挑选过程中，不时有秀女被淘汰，她们一个个都显得可怜而胆怯。

老太监推着那个乡村女孩：去去！

乡村女孩可怜地走进被淘汰的人群中。

这时，孝庄与佟妃从选秀女处走过，二人目不斜视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众太监老远就朝孝庄行跪礼，孝庄视若无睹。当她走过那被淘汰的乡村女孩时，脚边突然传来一声哀唤：婆婆……

孝庄突然一下怦然心动，但她没有回头，只略停一瞬，继续朝前走。

女孩又唤：婆婆哎！……

孝庄站住，慢慢回头，瞧见一个小女孩正悲哀地望着自己。

佟妃惊怒，跺足斥道：这丫头疯了么，皇上都不敢这样跟太后说话。

老太监立刻拉起女孩的头发朝边上拽：退下去，退下去。

佟妃命道：好生教她点儿规矩。

女孩被拽走，两只大眼含着泪，怔怔地盯着孝庄。

孝庄忽道：慢着！

老太监立刻扯着那女孩不动了。

孝庄仔细打量那女孩，叹道：这辈子还从没人叫过我婆婆呢。丫头啊，你起来，牵着婆婆的手，到婆婆屋里来吧。婆婆那儿有果子吃。

女孩胆怯地上前，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拽住孝庄的手。孝庄亲切地将她牵走。

宫中过道上，沿途不断有太监与侍卫盯着这女孩。只见她害怕地紧紧拽着孝庄。

孝庄扭头看了她一眼：丫头别怕。你牵着婆婆的手哩，就得走出个模样来。

女孩立刻昂首扬眉起来。

孝庄问：丫头，今年多大了，是什么地方人啊？

女孩道：我今年十一岁了。家住在……住在一棵大树边上。

佟妃道：老祖宗，她连家在哪儿都闹不清，是个没出过门的丫

头。您就别留她了，一会儿叫总管太监挑些个好的。

孝庄不理她，仍问道：你爹娘呢？

女孩：爹娘早没有了，我跟我婆婆住。

孝庄：婆婆怎舍得让你进宫呢？

女孩：村里闹天花，我弟弟染上天花，家里没银子治病。

孝庄：天花是没法治的。后来呢？

女孩：弟弟死了，被浇上石灰埋掉了……说着，眼泪滚落下来。

孝庄一言不发，牵着女孩的手，进了慈宁宫。

慈宁宫正殿，孝庄坐于太师椅上，宫女奉上热手巾。孝庄若有所思地揩着脸。佟妃紧张地等待着。孝庄道：传我懿旨，文华殿廷试之后，三阿哥玄烨立刻到慈宁宫来。

宫女躬身应道：是。转身匆匆离去。

孝庄对佟妃道：如果你把玄烨领到自个儿宫里抚养，就不合祖宗规矩。鄂贵妃把玄烨要到自个儿宫里，更不合祖宗规矩！怎么办呢？自今日起，玄烨就在我慈宁宫居住，我亲自掌管这个小孙子的起居和课业！

佟妃大喜过望：谢太后！

孝庄笑道：这下你放心吧？我替你养着玄烨哪。十四岁后，一根头发丝不少地还给你。

佟妃笑着：玄烨跟着老祖宗，是我们娘儿俩天大的福气！

孝庄起身走进偏殿。

慈宁宫偏殿，那女孩已换上一套宫女的衣裳，显得更加秀气。她饿极了似的，贪婪地吃着各种果子。

孝庄无声地走进来，停下脚步，默默地看着她吃，眼里充满同情。

忽然，女孩从四周墙上的装饰、宫女的敬畏神情中，感到一阵不安，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果子，规规矩矩地站好。

孝庄笑了：是个聪明丫头！丫头啊，过来。

女孩走到孝庄身边，跪下。

孝庄道：婆婆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也不管你以前叫什么名儿，从今

天起，你就叫苏麻喇姑。这儿就是你的家。

女孩快活地：哎！从今日起，我就叫苏麻喇姑。

孝庄道：婆婆还要给你找个弟弟，他叫玄烨，今年也只有八岁，和你的弟弟一般大。不过，玄烨既是你弟弟又是你主子。你呀，既要把他当弟弟那样照料，更要像对主子那样忠诚。你做得到的吗？

苏麻喇姑坚定地：苏麻喇姑做得到。

佟妃一旁道：还不快谢恩。

苏麻喇姑跪下叩头，讷讷地：苏麻喇姑谢恩。

孝庄笑了：你该这样说，从今日起，我有了主子，也有了弟弟。我要忠心耿耿地侍候他。

苏麻喇姑朗声道：从今日起我有了主子玄烨，又有了弟弟玄烨，我还有了婆婆。我要好好侍候主子，好好侍候婆婆。

孝庄高兴地：说得好，比婆婆教的还好！

宫中过道上，太监们抬着龙椅，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行走。玄烨始终在龙椅上酣睡不醒。龙椅一直抬向承乾宫。

不远处，来传命的宫女看见，不由得呆住了，急忙返回慈宁宫。

文华殿中只剩下顺治与行森两人。

行森和尚朝顺治揖道：据贫僧所知，那张九龙榻乃前明皇帝留下的，几百年未曾移动，皇上竟将它送给了三阿哥。贫僧无限感佩。

顺治大笑：朕啊，偏偏就不想坐那张龙椅。

行森眼睛一亮，显出兴奋不已的样子。

书苑内。魏承谟在为儿子魏东亭的手掌上药。

魏东亭眼中含着泪道：爹爹，你给他当师傅，我娘给他当奶妈，我给他当伴读。咱一家子都是他的奴才！……

魏承谟道：这是皇上的恩典。

魏东亭有些怨气地：我书读得比玄烨好，力气也比他大，凭什么替他受罪！

魏承谟道：玄烨是主子，你是个奴才。奴才替主子挨些板子，就是为朝廷尽忠，是人臣之道。疼么？

魏东亭倔犟地：不疼！……爹爹，玄烨考得怎样？

魏承谟道：头名。

魏东亭欢喜地大叫起来：真的呀？接着跳起来嚷着：噢！噢！……他突然转向魏承谟：爹爹，下回廷试，把我也带去，我一定考得比玄烨更好！

魏承谟眼中闪出泪光：奴才没资格考啊……

慈宁宫中，一只座钟当当敲响，已是正午时分。

佟妃焦虑地道：快两个时辰了，廷试怎么还没结束？

孝庄双目微闭，犹如雕塑。忽然，她微睁双眼，听宫外传来动静。

一个太监奔来，兴冲冲禀报：禀太后、佟娘娘，廷试结束，三阿哥玄烨考了头名！

佟妃惊喜道：怪不得我眼皮直跳哩。

孝庄不动声色问太监：人呢？

太监：在皇上的九龙榻上歇着哩。

突然，一宫女匆匆奔入：禀太后、佟娘娘，皇上叫把九龙榻抬往承乾宫去了。

佟妃急道：为何抬到那儿去？

宫女惶恐地：奴才不知为什么。

孝庄道：知道了。都退了。

太监与宫女退下。佟妃怨恨地：太后，您瞧见了。臣妾的亲生骨肉真的被鄂姐姐抢了去！求太后给臣妾做主。

孝庄默然不语。

佟妃泣道：他们竟连老祖宗的懿旨都不顾了，长此以往，不但臣妾的骨肉被鄂姐姐夺走，就连太后的亲儿子皇上，也会身陷承乾宫……

孝庄手中的龙杖在地上顿了一下，佟妃立刻住了嘴。

孝庄起身朝外走，苏麻喇姑急忙上前，扶她迈过高高的宫门坎。

佟妃撵上去，在另一边搀扶着太后，问：老祖宗去哪儿？

孝庄气道：承乾宫！你不是要你的儿子么？我也要我的孙儿啊。